

## 歌

瀛苑副刊

文、圖□慶萱

每個人都聽她的歌，聽她的歌是如何流淌於大街小巷、人聲鼎沸的市街、以及每個夜不成眠的人的床頭廣播。她從未出現在報章雜誌或電視節目，她的歌也沒有名字，沒有人知道其長相、年齡、和身世背景，不知何時開始，她的歌聲不著痕跡地入侵人們的生活，沒有人記得第一次聽到她的歌，是從電視、電台、網路、唱片行、還是室友的夢囈。她的專輯封面永遠只印著白底黑字她的名字。這是大家唯一確知關於她的訊息。

她有著清澈乾淨的嗓音，沒有過度的花腔修飾，也沒有特別寬廣的音域，只是輕輕柔柔地哼唱著無法理解的歌詞，彷彿是無意識的自由吟唱，有人說那是不存在地球上的語言，也許是在海上用歌聲迷惑水手的女妖，或者外星人的母語。即使如此，她的歌喉是那樣的溫柔，彷彿看透了你的美麗與醜陋、純潔與污穢，看穿你最不堪、最見不得人的秘密，看遍你無人知曉的那一面，卻依舊將你擁入懷，用最動人的旋律包圍你。

聽到她歌聲的人，有的潸然淚下，有的狂喜起舞，有的會心一笑，有的陶醉得無法自拔，全然沉浸在純粹的溫柔感動中。若問他們在她歌聲的世界裡感受到什麼，他們會說：「她如戀人般不斷向我傾訴愛意。」

人們開始想像她的形象，無論是金髮碧眼或鳳眼瓜子臉，人們用心目中最美麗的容貌來描繪她，卻怎麼都覺得不對，彷彿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張臉足以比擬，也沒有任何一個辭彙足以形容她的美麗。畫家每日每夜在畫布前猶豫，作家伏在案前苦思，雕刻家也對著材料遲遲不動手，人人都想創造出她的形象。最後，世上出現了各種不同的版本，有的彷彿維納斯從泡沫中誕生，有的宛若碧水邊浣紗的西施，大家開始追尋崇拜自己喜歡的版本，死忠地支持。

時間一久，有人漸漸心生懷疑猜忌，「根本沒有這個人的存在」、「那只是用電腦合成的人工聲音」、「她是惡魔之子，用邪門歪術迷惑人」等質疑此起彼落，彷彿中世紀歐洲人舉行的女巫審判，無論是出於忌妒或恐懼，他們都害怕屈服於如此強大卻純粹的溫柔力量，於是決定親自抓到這個神祕的歌姬，處以死刑。

最後她被暗殺，屍體消失於案發現場，警方推測是被兇手處理掉了，但連一點蛛絲馬跡的證據都沒有，至今仍是懸案。

時間不斷推移流轉，曾經聽過她的歌的人，在其歌聲的溫柔陪伴下，經歷了生命的種種，度過一年又一年，有歡笑也有痛哭，最後來到死亡的面前。當他們留在世上的子嗣，一代又一代，有如天上的繁星、海灘的沙礫一樣多時，她的唱片早已不再生產，即使是最古老的二手唱片行也找不到她的專輯，曾經美化世界的歌聲消失無蹤，連一個音符也不留，就如同她的屍首憑空消失於世上；她的名字已不再被討論，甚至被遺忘了，大家只能看著前人所留下的對她的想像產物，一幅畫、一篇著作、或一座雕像，這些東西已經變成純粹的藝術品，失去靈魂，因為當大家看它，只覺得其描繪的神祕歌姬是空泛的傳說，在沒有科學之前、古人對於未知的世界的詮釋，離現世遙遠，不是史實，只是神話。

縱然屍骨無存，但她是確實存在過，確實在母體蘊釀十個月後血淋淋地來到世上，用天生的美妙歌喉撫慰人心、散播幸福，最後再血淋淋地死去。

一個年紀很輕的男孩不知從何得知這位歌姬的事，他自己也忘了在哪裡聽到，好似某天醒來就突然知道了。他深信她的存在，但無論圖書館或網路都找不到關於她的隻字片語；他向身邊的人提起她，有些人壓根沒聽過，有些人曾聽說，卻譏笑他天真，竟然真相信有此人。縱然對她一無所知，男孩並不以為意，一心一意深信不疑，並立誓要再次聽到她的歌。

他熱切渴望，一面殷切追尋、一面經歷了生命的種種，度過一年又一年，有歡笑也有痛哭，最後來到死亡的面前。他在垂死的病床上痛哭失聲，終生相信的人始終沒有現身？他哼過半首歌，他是如此愛慕著素未謀面的她，卻終成遺憾。他被擺進綴滿百合的棺材，此生的眷戀尋覓都結束了。



淡江時報社